

——區區有文化系列（之一）



■這個小販市場，還能存在多久呢？

早前，政府宣佈計劃在深水埗建立設計及時裝基地，培養本地新晉設計人才，亦舉辦推廣活動，帶動深水埗的旅遊業發展。同時，由民間提出的棚仔搬遷方案於上年年底奪得澳洲首屆「勇氣與社區參與獎」，一邊廂基地建起，另一邊廂棚仔布販則何去何從，引起了熱話。2015年政府提出「收地」方案，棚仔面臨拆卸的命運。兩年多來，政府與布販多番交涉，提出安置方案，可惜仍未達成共識。在這裡四十年了，布販各有故事，各有心聲，他們是否值得擁有更好的地方？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

扎根深水埗四十年 棚仔布販盼覓理想空間



■東叔檔口的「寶物」就是剪刀喇，中間那把外形奇特的就是「何正歧利」剪刀。



■這個「除塵掃」是用馬尾毛做的，陪伴東叔多年。



■八十多歲的東叔很友善，向記者娓娓道來自己的經歷。

■各式各樣的布，由半碼至一碼起，任君選擇。

棚仔就是這樣神奇的一個地方。當年一個本用作臨時安置的地方，結果一下來就是四十年，直到現在，棚仔自成一角，發展成一個「自治區」，四十年來，布販在這裡覓得了自己的一套生存方式。在這個「自治區」中，布販想出了各種方法，發明了不同的設施，以維持棚仔的正常運作。自2015年政府宣佈將要清拆棚仔起，這裡便響起了各種聲音，兩年多來，有過抗爭，有過不同團體的介入舉辦活動，布販、市民各訴心聲。現時棚仔約剩餘五十個布販，他們在這裡經營布業生意多年，如今，「家園」即將被拆毀，他們都盼與政府對話，共覓理想方案。

布販的「十八般武藝」

走過深水埗荔枝角道，若不是鐵欄上掛着一塊塊寫上大字的布，我們很容易把它忽略，這就是棚仔。一街之隔，是深水埗警署。踏進棚仔，往內走，布檔與布檔之間所留下的距離，形成了一條條「窄巷」，走在裡面，方向感稍差一點，都可能迷路。各式各樣的「士多布」或掛起來，或疊起來，由最低限度的半碼或一碼買起，任君選擇。

採訪那天，記者與幾位布販「打牙較」。有李小姐、何太、Tammy、東叔、蘇太及李太，他們都在棚仔經營多年，各自守業。他們當中有承接「車衣」工作，鬼主意多多，耐心為客人度身造衣、改衣；有的曾為八和會館縫製九呎乘九呎的大旗，很是自豪；有的檔口專做日本貨，每隔兩至三個月便會「飛」到日本入貨；有的是入行數十年的老行尊，檔口收藏着很多「寶物」。

他們每人都有故事，也有自己擅長的地方，研究小販政策多年的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專任導師、棚仔義工梁志遠也認為布販其實有很多厲害之處。「雖然布販讀書未必多，但他們對布料很熟悉，



■蘇太是當年第一個進駐棚仔的布販。



■蘇太的檔口，已有四十多年了。

有着很豐富的知識，這是他們了不起的地方。」他認為，這麼多年來，布販一手一腳，打造棚仔，直到現在，棚仔成了一個景點，也是他們的本事之處。棚仔除了是本地人買布的「尋寶之處」外，還吸引外國人進內一窺究竟。

扎根棚仔四十年

蘇太經營布業生意已經四十一年，當年在汝州街經營了一年後，便被遷至棚仔。蘇太是當年第一個踏足棚仔做生意的人，「我們可以說是第一代元老。」蘇太說。想當年，被告知要遷至棚仔後，蘇太便和丈夫立刻把「檔口」推過來棚仔，第一個進駐此處。「當年好艱難，推着『檔口』來到棚仔，到步後很心悵，周圍空空曠曠，左鄰右舍都不是布行，好似一個孤島，感到很失望。」蘇太說。當年來到棚仔後，蘇太花了二千多元「裝修」檔口，「當年的二千元是很了不起的！」蘇太憶述。後來捱了四年多五年，生意才有起色。現時蘇太主打街坊生意，也有客人專門從長洲、大嶼山出來光顧，更有不少外國遊客來「朝聖」。

至於「老行尊」東叔，現年已八十多歲了，精神矍鑠的他，仍然堅守陣地，記者得知他的檔口裡有不少「寶物」，便毫不猶豫去「尋寶」。所謂的「寶物」其實就是跟他一起入行、隨身六十多年「何正歧利」剪刀，現在已經很少見了。東叔入行已經六十多年了，最初在深水埗經營「牛皮」生意，後來見到賣布的生意不錯，便涉足布業，租個排檔搞生意，後於1978年遷入棚仔。「四十年前搬到這個不倫不類的市場，但無計啦，要起地鐵，唯有照做囉。」東叔說。東叔在棚仔落戶後便直到現在。「我在深水埗撈足六十七年，未撈過第二個地頭，若論在深水埗從事布業，可能無人耐得過我了。」東叔笑着對記者說。

人情味深厚

棚仔與其他地方比，其最特別之處是少了一份銅臭味，多了一份人情味，布販之間那份守望相助之情是難能可貴的。在棚仔內，有好多人性的設施，例如在入口處，便有一張麻將枱，等大家坐低娛樂吓，聊聊天。同時，當天記者在場時，亦目睹他們彼此互相幫助的情景。例如有客人在某個檔口看中布匹，但碰巧檔主走開

了，另一檔的檔主會主動出聲，講句「佢行開咗，我幫你叫佢過來。」沒有那種同行如敵國的心態，小小的舉動令人感到溫暖。

棚仔其中一個最主要的顧客群是修讀時裝設計的學生，棚仔布檔是少數仍肯出售一碼半碼如此少量的布，遂成了學生的尋寶之地。然而，布販與顧客除了是買賣雙方的關係外，他們還擔任起一個「指導老師」的角色。李太說：「如果學生來買布，我們會算便宜些。有時他們不懂得挑選當的布，或者分不清哪種布適合做衫，哪種適合做褲，我就介紹給他們囉。」

盼自力更生

李太和丈夫自1980年起搬進棚仔，回想當年經營布檔的情景，還是歷歷在目。想當年，他們請不起夥計，便唯有獨力一手開檔做生意，一手拉扯帶大小朋友，她自言兒女都在棚仔長大。幾十年過去了，李太和丈夫依然在棚仔守業，對他們而言，這既是一種精神寄託，也是希望靠自己雙手搵食，不靠政府供養。「雖然現在布業已是夕陽工業了，逐漸沒落，但我們不想靠綜援生活，而是要靠自己雙手，做得幾多得幾多，希望可以貢獻社會，也作為一個精神寄託。」

東叔儘管年事已高，每天堅持開檔。既然兒女早已「出身」，記者遂問他為何不在家享清福，原來，東叔和李太一樣，也是希望趁有能力，繼續經營下去。「趁現在還有手力腰力，就繼續做囉，同時又可以幫吓人。現在健健康康，身心舒暢，就做落去吧，順其自然啦。」東叔笑說。



■李太自言兒女都在棚仔長大。

布販：新址租金過高

政府屬意把布販遷至通州街，那麼布販又有什麼心聲呢？通州街方案是他們心目中的理想方案嗎？蘇太期望租金定價不要過高。「我們並非不想遷走，只是租金太貴。同時，我們現時手持小販牌照，若遷往通州街，就要領取商業牌照，成為商販，但我們並不想成為商販。」蘇太說。蘇太認為收地起樓是正常之舉，願意配合政府，但租金實在太高，她期望政府能事先與布販商量。至於東叔亦表示其實自己都願意遷址，只是布業已是夕陽行業，若實行市值租金便難以為生。

至於問到遷址是否合適，蘇太認為通州街過於偏僻，而且露宿者問題未解決，實非理想環境。至於李太亦表示除了租金貴令經營困難外，新址地方太小，難以吸引



■自宣佈要拆卸後，幾年來不同團體以不同方式舉辦活動支持棚仔。

客人注意。梁志遠表示，布販有一套做生意的邏輯，若新址與原址過遠，便難以吸引客人回頭。

梁志遠：打造基層布藝中心

梁志遠主力研究小販政策多年，他認為政府在今次處理棚仔事件上，既有可取也有不足之處，面對現時布販與政府就安置地點持不同意見而陷入的「膠着」狀態，他建議政府盡早公佈安置地點，讓他們不用再以小販形式經營，同時進行獨立調查，彈性處理尚未被承認身份的小販。

解決安置地點

梁志遠表示布販在這四十多年內打造了屬於自己的經營地方，用多年時間找到生存空間，恍如一個自治區。「這裡很多設施都是非法的，但都是他們為解決棚仔內存在的問題而想出來的，他們已把棚仔當成自己的家。經歷了四十多年，這裡已經成了一個景點。」

他指出，營運小販區與營運布市場是兩個不同的概念，現時政府決意營運布市場而不辦小販區，需要考慮適當地點。而現時大致有幾個方案，其一是原地安置，其二是遷至通州街，惜兩個方案均有不足之處。他表示：「若要原地安置，現時棚仔這個小販區位置其實並不大，因此不算是理想地方。至於方案二政府屬意通州街，該處面積確實比現時棚仔的大得多，而且有基礎設施，可惜露宿者安置的問題又尚未解決。」



■有四十多年歷史的棚仔已經成為一個景點。

因此，他認為目前政府應要做諮詢，與小販就安置問題達成共識。

設立布藝中心

同時，梁志遠提出一個布藝中心的概念，而該布藝中心的目的並非走高檔路線，而是以服務基層市民為主。梁志遠表示：「商販繼續經營生意的同時，旁邊可設立一個由社企營運的布藝中心，主力負責推廣布藝，同時擔任一個資料館的角色，例如加插一些關於棚仔的歷史回顧，打造成一個『棚仔館』。」他認為台灣現時有不少類似的文創館，肩負起記錄社區歷史的角色，因此香港亦可借鑒當地的經驗，設立「棚仔館」，把棚仔的歷史記錄下來。

除了負責推廣和記錄歷史外，梁志遠認為可以邀請本地退休女工或南亞裔婦女，定時舉辦製衣或手工的工作坊。他表示：「現時香港懂得『車衣』的人並不多，這門手藝已經漸漸式微，布的需求下降，意味布販的生意也受到打擊。現時香港有不少退休女工，可邀請她們開辦工作坊，教人『車衣』或做小手工。同時又可以邀請南亞裔婦女開班，教本地人製作她們的衣服。只有對布匹有需求，布販才有生存空間。」



■梁志遠倡議政府在深水埗打造為基層市民而設的布藝中心。